

# 从本有而来进行权力话语的构造

## ——对人工智能有何意义进行的本质追问

金华岭 陈逸舟\*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对于人工智能对知识高效处理的能力会给世界一个巨大的变革已然是在直观的把握之中的, 因此追问这样的直观把握是认识到变革何在的一个基础。所以进行这样一种追问要求回到本质, 即不断的问, 从而在明证性的基础上将直接关于这场变革的理由敞明而出。这要求敞明最基础的存在理念, 并且逐渐的把握到在世生存的存在论结构, 然后把握到具体关于变革的作为政治人在世的理念, 并且就为了探寻人工智能拥有这种变革能力的“意义”何在, 而将以权力话语为本体的存在论结构敞明而出, 以此为基础看清这个变革的来源和导向。

**关键词:** 政治世界; 权力话语; 人工智能; 本有; 现象学

### 1. 导言

人工智能清晰的向我们显现了这样一种在它的模式中进行知识处理的高效率, 因此我们直观把握到这将会对世界带来巨大变革, 且这个高效率被我们直观的把握到可以作为一种服务于生存的技术, 而且很重要的应当作为一种服务于生存的技术。因此, 我们对“人工智能”这一被把握在我们(人)生存中的有重大意义的技术发出提问, 我们问:“人工智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何意义?”

这一提问首先以这样直面生活的提问被道出于我们的生存之直观中, 而为了进一步的思这个问题, 为了思“人工智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何意义, 我(们)回溯, 我省察我的生活, 以此我们可以得以在一个最明证的沉思中将我的生活放置在一个最基础、最本质的知识内, 以此我们将有这样的知识内使得对“人工智能”的意义的提问在追问中得到稳固, 这样的稳固不是牢固的形而上学, 而是最基础、最本质的知识在追问中将自身派出的庇护。

在这样的知识内, 知识作为其最本质的状态被接受着, 这是说这样回返于最基础的沉思并不是一种静止的形而上学的知识系统, 而是从本有而来的, 在直观内发生的, 提问、怀疑、辩证、判断等等, 知识在这样的沉思中以最本质的形式直观展现, 更清晰更本源的说, 知识在本质的源发中作为可变者、错误者、被否定者而被显现其本质而把握和敞开。若用最古老也是最原初的话语来说, 这是人在爱智慧。

爱智慧的人, 在世生存者在世生存着作为“首先去爱而思的思者<sup>①</sup>”。爱-智慧乃就是在其本有(Ereignis, 大道)所显的这种生生不息的道说(生存之存在、持存着的存在)中居有存有。爱与智慧一体的呈现于存在中, 而就还原到作为在世的生存者“人”来说则爱有了

---

**作者简介:** 金华岭, (1983-), 男, 讲师。

陈逸舟, (2004-), 男。

**通讯作者:** 陈逸舟

<sup>①</sup> 马里翁:《情爱现象学》, 黄作译, 商务印书馆, 2014年, 第16页。

优先性和本质性。因此，在这里来说，这一追问要求的是为这个对人工智能的“意义”的追问放置在一个更本质的知识内，也就是作为在世生存者的“人”的“知识”。

由于这样一个追问要求的居有作为在世生存者的“人”的“本质知识”，因此这个追问就首先发出这样的提问：“作为在世生存者的人为什么需要作为本质的非现象的知识？”

## 2. 作为“在世生存者”的“人”

### 2.1 生存-存在：存在差异性的自身显现

这个问题首先将我们引到一个比知识论、存在论都要更后在但也更基础的问题，即作为生存者的“存在”问题。作为在世存在者，我（们）“必然”的作为在世生存者而存在。<sup>②</sup>因此，只有把哲学研究的追问本身就从生存上理解为生存着的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才有可能开展出生存的生存论结构，从而也才有可能着手进行有充分根据的一般性的存在论问题的讨论。<sup>③</sup>所以首先的，我们面向我们在世生存着的存在结构，生存是一存在的“必然”而非可以被悬置掉的事物。我们作为在世存在而承认存在，等同于作为在世存在而承认在世生存。因此对这一“必然”的生存的领会，就向我们敞开了一一个本质知识的根本领域，“作为生存的存在”。这是说，当我们以追求之本质的沉思从“我思故我在”到“思故在”最后到“在（存在）”时，有太多真实的存在被悬置在了“本质”之外。而当存在的光芒华彩纷然<sup>④</sup>地照亮我具身而在的世界，当山谷的空鸣声响传唱游戏的神曲而引向我登往圣山，我已然亲身的以“存在”而生存着，这时候，我领会着“生存”，它的一层本质结构“存在”已经被昭示而出：存在差异性地自身显现。

### 2.2 生存-在世：非此即彼的伦理实践

当我们揭示了生存的第一层本质结构，在世生存者作为“存在”差异性的自身显现。而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的：“这样的“差异性”的自身显现，是一种怎样的差异性？”

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可感的离那个一开始的“本质知识”的问题就更近了一步。在“存在”中，存在百花齐放的显现，各种存在者会面于这个差异性显现其自身的存在，更精炼的说，这样的“存在”是本有的。那么，本有标志着一种圆满吗？本有代表真理（本质知识）全然无误的绽出吗？我们可以说，确如此的，因为除了本有之外再没有别的。但更为基础的在于，本有并不承认这样的道说。因为，本有乃是“存在”差异性的自身显现。在这里，我们似乎反而对“存在”更模糊不清了，既然“存在”本身按其自身显现，那么为什么“存在”作为本有又否认这样的道说？这里的继续追问，就将显现出作为“生存”的“存在”更为深刻的本质结构，亦即是对存在“差异性”的本质把握。

若只在如其自身显现的“存在”看“存在者”，看这个无数存在者共在的“存在”，这是说当我们希望着眼“存在”而将存在者悬置时，那么那个变动的、生灭的时间便永远无法在这种静观的看中被捕捉到，因此，在这“生存-存在”第一层结构中，存在者的时空性被模糊在了对“存在”的捕捉中，我们为了对“存在”的捕捉生存在一种对存在者的虚无中。

发现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将视角放在流动的、生生不息、身体力行的一切实践中，这时候，我们就把握到了另外一层“生存”的本质结构：“非此即彼的实践。”非此，即彼。我们总是在做选择，非此，即彼。在这一层“生存”的“非此即彼”的本质结构。它向我们

<sup>②</sup> “同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此在具有几层优先地位。第一层是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这种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是通过生存得到规定的。第二层是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此在由于以生存为其规定性，故就它本身而言就是“存在论的”。而作为生存之领会的受托者，此在却又同样源始地包含有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36页。

<sup>③</sup>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18页。

<sup>④</sup> “此在本质上是共在——这一现象学命题有一种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171页。

显现着一件事，即存在按其自身的差异性显现必然包含着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于是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生存”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存在”？

如果仅仅从静观的“存在”来理解，这当然是很容易的，因为静观之存在乃是一种模糊了时空而唯此在的存在。但当这样非此即彼的本质结构被揭示而出，我们领会到这一点后，便去把握那“差异性”的存在。我（们）看见自己挥动锤子时总是打向钉子，看见扔纸巾时总是扔向垃圾桶里，看见穿衣服时总是将隐私部位遮挡的严严实实，我们总是有着自己的判断并做着非此即彼的实践，一切差异性的存在者（物）都在世界中，在非此即彼的时空性中差异的、唯一的<sup>⑤</sup>存在。

如此，我们已然更进一步的明确了“生存”的本质结构，但“非此即彼”和“差异性”之间似乎还隔着什么，我们隐隐要将这两层结构融会贯通到一起，但还有一个待说出口的东西，让我们没能彻底的显现出“非此即彼”与“差异性”圆融贯通的“生存”的本质结构。此时，我们已经领会着赋予了物时空的“存在”，物已然可以在这种存在中自然的物化，世界已然可以在这种存在中自然的世界化，时空流淌着彼此在领会与接受。但是，作为在世生存着的此在，似乎只是自然地进入，或者说将自己作为外者所要反而要“进入”到这种物物化、世界世界化的进程中。但是，在直观的、作为本有的“存在”中，此在乃是具体的进入到这个进程，乃是与一切存在者打交道而进行着亲身而在的非此即彼的实践的。这是说，最真实存在的决定性遭遇存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中<sup>⑥</sup>，而这样的非此即彼的践行与选择，正是只能被还原到作为孤在而共在的与其他存在者打交道的此在，因此，当我们看到非此即彼的“存在”，即此在的在最隐微处同为一物的选择之践行，我们就可以直观的通过选择所昭示的意义看到“生存”中“差异性”与“非此即彼”圆融贯通的本质结构，即选择是伦理的一个内在的和严格的术语。在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哪里存在着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总是可以肯定地说，它跟伦理有着某些关系<sup>⑦</sup>。

因此，我们便能看到，“存在”乃是一伦理的存在。而此在，乃是一存于伦理中无时不刻进行着非此即彼的“向美善<sup>⑧</sup>”的实践的伦理实践者。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人领会者自身本来的作为非此即彼的伦理实践者，亲身而在的进入本有的世界世界化的生存中，如此，才完整的领会到了作为伦理性此在（非此即彼的差异性存在）的“人”是一“在世生存者”。

### 3. 作为权力话语的从本有而来的本质知识

#### 3.1 伦理-政治；本质知识是从本有而来的话语

现如今，我们已然还原出了，作为伦理性此在的在世生存者“人”。通过对人如此的本质知识的把握，我们已然离那个在本质知识的追问中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作为在世生存者的人为什么需要作为本质的非现象的知识？”更近了一步，在世生存者的本质结构已经被敞开，我们清晰地知道我们作为“伦理人”而在世的本质结构。在对这个本质结构的领会内，我们已然可以很自然的生存，我们就是如此的本真地存在于世界。但是，我们会发现，仅仅作为伦理性此在，我们仍然只是领会着这种本真的形式而生存，这看起来已经足够，但在对“伦理人”的限定上，我们没有更进一步地说出伦理人更为本真的形式“伦理-政治人”。

⑤ “具有爆破作用的“之间”聚集着被它推移人其有争执的和有所拒予的归属之敞开者中的东西，使之向着离一基深渊聚拢，由此离基深渊而来，每个东西（上帝、人、世界、大地）都回到自身而本质性地现身，因而让存有获得本一有过程的唯一决断状态。这样一种本现的存有，本身在其本质现身中就是唯一的。”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商务印书馆，2017，第574页。

⑥ 赵甲明：《克尔凯郭尔“个人”范畴的伦理和宗教意义》，《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性、信仰与宗教”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第363-369页。

⑦ Sø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 vol. 2; Either / Or, translated by Howard V. Hong &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art One: 166-167.

⑧ 审美意义上，以符合自身审美判断之善进行“善”的实践。

“人”乃是伦理性的此在，这样伦理性的此在是“非此即彼的差异性”的自身显现，只就在最直观、最原初的“存在”意义上说，生存就仅仅是伦理性的此在进行审美实践的存在。但是，这样的“差异性”仍然有待进一步的道说，这不是说有比伦理人更为直观、原初的存在形式，而是说，在我们期待一个本质知识时，伦理人乃是作为一“人”的基础性的本质结构，仅仅停留在“伦理人”对本质知识毫无益处，因为这对于“人”应当如何进行非此即彼的实践没有任何益处。

是的，很关键的是，“伦理人”对“人如何实践”和“本质知识”的毫无益处在对“伦理人”的领会上已然得到了打成一片的根基性的领会。我们领会着自身作为伦理人而生存，然后在生存中我们得到了作为伦理人的自己要求自己更进一步，作为“政治人”。我们也要求我们的知识（现象）不作为其自身。这是说，我们在现象作为“存在”而如其自身的显现上要求现象不作为其自身，我们要求知识作为非现象的本质知识。

当我们直观的接受对“伦理人”的领会而在世生存时，我们就接受着伦理性的非此即彼的差异的自身显现，于是，在我们因为怒火不小心伤害了爱自己的爸妈，因为贪婪不小心伤害了和自己友好的同学，因为强壮下意识的将排在地铁队伍前的小孩挤开时，我们是否会后悔？我们作为伦理人而在世生存，我们固然必须要接受理性代表的差异性的自身显现，但这从来不意味着对一切进行无意义的抹平，而恰恰意味着我们在伦理性的生存中期待找到属于自己的永恒的、至善的位置、生存形式，而这个位置、生存形式，正是（政治）德性，正是我们作为伦理人而共在此世的，在我们将本有的差异性更本真的领会的，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这我（们）领会而能够存在于美善之中的“本质知识”。我们通过知识德性，而期望存身于美善之中，因此政治德性（本质知识）显示出一种否定与肯定的悖谬，一方面它首先源发的本质现身于现象之中，一方面它本身要求自己不作为本质现身的现象而作为本质。

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到本质之中理解“本质知识”，进入到伦理性的审美实践中理解政治的德性实践（本质知识下判断的实践），我们就仍然能发现伦理相较于政治的源发地位，政治是源发于伦理的本真结构，而非等同于伦理。也就是说，政治的否定不影响理性审美肯定，而正是源发于肯定之上的否定作为“伦理-政治”的在世生存者的本真形式。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本质知识并非有别于作为本有的本质知识，而就仅仅是本有、存在之本现的所道说的一种话语。

### 3.2 基于政治人所还原的“权力-知识”的在世生存结构

到这里，作为“伦理-政治”人的“本有道说-本质知识”的生存结构已经被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着“伦理-政治”所要求的德性、本质知识对“存在”进行一种出于本有道说的本质还原。这是说，在存在的显现作为政治实践的作用上来看存在者，以此将存在者作为“权力（意志）<sup>⑨</sup>”，将本有作为权力的道说，而因此本质知识就作为一种权力道说的话语。

作出这样一种“权力”的本质还原，在于政治要求本质知识提供非此即彼的决断，而生存者通过对本质知识的追求，也可以说让权力意志自身的强大，正是生存者作为本有的居有自身的进程。当然，在这样的“伦理-政治”人上，这样居有自身的形式不应被说成居有自身，或者说居有自身的形式本真地应当被放置在非此即彼的向善的政治决断上。因此，在这

<sup>⑨</sup> “莫非尼采的“权力意志”是在没有历史性渊源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任意解说落到形而上学上的么？.....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在何种意义上主体性不仅成了作为客体性的存在者的规定基础，而且同时也是在其现实性中的存在者的本质基础，这时候，事情才在完全本质性的意义上是这样的。只有当我们把存在状态思考为现实性，才能开启出一种与作用和效应的联系，也就是一种与作为权力意志之本质的权力的赋权作用的联系。因此，在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状态与作为权力意志的存在状态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海德格尔：《尼采 下》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 927-928 页。

种要求中本有的道说就作为权力话语的道说，诗歌（作为本有的、源发的诗意图的道说）也在权力话语所汹涌澎湃的强力中拥有史诗的盛大与神圣。

也就在这样对强力的要求中，二元论的分野诞生于本有之上，本质知识就作为不能离开本有的充满否定性的圣歌流淌在真正的权力意志之上，它不是那种永恒不变的静止的形而上学，而是被本有要求重新建基、被权力意志要求崩解又重构的阿波罗形象或者说对“神（形而上学）<sup>⑩</sup>”的守望。人也在这样的二元论的践行中，方才能真正居有存在。

因此，这就要求存在者的形而上学被以一种本质的方式建构起来，在对存在论进行了权力话语的话语之后，对存在者的权力本体的建基就必须要到来。我们可以领会，当我们此在所在之世界看成共在的“政治世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作为政治人的在世生存者，权力乃是他与其他此在会面、打交道的惟一方式，因为惟有此在拥有互相影响、支配、作用的（权）力，方才有以纯粹机械的作用显示在各自独在的世界中，换而言之，（权）力作为作用、效用、实用而呈现了一个虚无（无意义）的共在的政治世界<sup>⑪</sup>。

当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力等于权力，根本在于（权）力乃是差异性存在所显现的相互作用，而如果不差异性显现，换而言之也就是纯粹无意义的虚无，那么就是没有力的。而之所以有力在于此在作为在世生存者有意义的生存，因此此在作为在世存在觉知到的是本有的差异性显现，因此此在在差异性中领会到的力必然是他在“伦理-政治”所要求的决断中所持的力，因此这样的力本身从审美判断、价值判断而出作为差异性的力存在于改造与被改造、规训与被规训中，因此力只能是在在世生存中被还原为“权力”。只有作为权力才是力对于在世生存者而言的本真形态，本质形态。

#### 4. 人工智能对政治人的意义

##### 4.1 至德之世：作为政治世界的权力话语的“本质知识”的构造导向

到这里，我们已然在共在而“独在”的此在视角说明了本质知识的结构。对于此在而言，必然所要做和做到的就是对本质知识的追求，而这一点被理解为实践时就是依凭本质知识而作出最好的政治判断而进行至善的实践。所以，此时我们回顾那个文章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人工智能对人有何意义？”我们已然可以给出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回答，人工智能对知识的高效率处理可以帮助人对本质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

这是最根本而最简单的回答，因为当本质知识的认识等同于作为个体的此在的实践价值的实现时，这是最为直接的回答。但是我们之所以提出有关“人工智能”的意义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要到这个最根本也最简单的回答，它于我们而言仅仅是一个建基，它需要被更大的扩展到具体落实的理论领域，以此让它的意义更好的显明出来。还原到实践上说，我们要用它更快的改造世界，要用它进行至善的判断而实践。

也因此，这一个问题乃是以此在独在而“共在”的要给出回答，也因此，前文进行权力的本质还原就是一种必要奠基，以此可以呈现出一种独在而“共在”的有意义地（独在）领会纯粹机制（共在）的“政治世界”。换言之，本质知识必须作为权力话语来理解才具备对

<sup>⑩</sup> 在海德格尔论“最后之神”中，“最后之神”以人对自己的抑制而显现出伟大寂静临在人面前，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重结构和尼采酒神和日神的双重结构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要考究哲学史来理解我没有那么深的功夫，但就从本有所显发的对形而上学的重构与建基来看，二者指向的是一种理念。只不过相较于尼采而言海德格尔没有显示出属于人的那种强力。

<sup>⑪</sup> “谁要是认识了根据律的又一构成形态，认识它支配着上述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的）内容。支配着这些形式的“可知觉性”，即支配着物质，也就是认识了因果律：他由此也认识了物质之所以为物质的全部本质了。因为物质，自始至终除因果性外，就再不是别的；这是每人只要思考一下便可直接理解的。物质的存在就是它的作用，说物质还有其他的存在，那是要这么想象也不可能的。只是因为有作用，物质才充塞空间、时间。”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33页。

“共在”的领会能力。而这样作为权力话语的本质知识也就能够存在于“共在”的世界，凭着任一作为独在者而能领会的能力存在于任一在而独在的世界。

我们已经知道，当还原到政治实践时本质知识是作为“政治德性”而出现，这一政治德性在以权力话语为本体的政治世界中则更能被清晰的理解，因为政治德性的关键立根在差异性的自身显现，立根在共在的独在，因此政治德性的善在于一种共在而独在的善。这是说，政治德性因其自身作为共在而独在的权利话语的一种道说，它必须最好的处理共在的存在者的关系，以此得到一切差异性的存在者的认可（承认善），方才有最大的改造世界的效力。这是说，政治世界是一个无数此在都道说着其权力话语的世界，无数此在的世界交构在这个共在的世界中，似乎成就的是一个纷乱杂染的、没有绝对价值标准的世界。但事实上，当道说作为一种伦理-政治的权力话语被还原，这也就意味着在任何共在而独在的此在世界都源发者一种审美的向美善的实践，而当审美的直观决断本真的发展为政治的知识判断，政治德性同样由于伦理-政治这样本真的源发性，而获得一种本真而必然的独在而共在性：被一切存在者所认可的权力话语的道说是至善的。

也因此，政治世界的本质知识得到一种导向：“至德之世”。当一道理论被所有人都认可时，这道理论就将在这个世界得到最大的权力。因此对于政治世界的本质知识的构建而言，就得到这样一种必然：在权力作为本质的知识上，最清晰地构建出权力作为本质的知识。

这是说，有一种必然，即共在的语言作为对差异性的改造处理普遍的惠及一切存在者，一切存在者存在于世界有这样一种目的，他们各自要成就属于自身的至善，而他们自身又是共在而独在的自身，因此唯有在这样一种“至德之世”的普遍惠及中，作为共在的独在才可能最大的获得实现，而因此从人类整体历史看来，无论东西都频发的出现目的论的宣言，其所根植的道理就在于作为差异性的共在“政治世界”的根本导向和原理，即从纯粹共在的角度而言“众善即一善，一善即众善，没有能够不共在而独在的善”<sup>⑫</sup>。

## 4.2 人工智能对政治人的世界的意义

如此，我们再结合人工智能对知识的处理方式和内在逻辑，就可以知道人工智能对权力话语构造的意义。

之所以人工智能对知识有如此高效的处理能力，在于人工智能用大量的文本等资料训练了人工智能的语言逻辑。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我们已经得到了一种高效的本质知识的处理方法。只要我们通过对语言逻辑进行作为权力话语的本质知识处理，将人工智能的语言逻辑所用于训练的资料尽可能的还原到作为权力话语的本质知识上，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在作为本质知识的基础上构建起大一统的科学，将哲学作为科学，几乎可以说是所有哲学家发源自根柢的理想。

在我们确定了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人工智能带来的伟大变革。这是说它运化这个时代，必然要求所有思想工作者都须得回到这个本质知识上进行演思，而且纯粹的历史的思想史研究将被本质知识的研究代替，现如今大量以研究文献史料的哲学工作者大概很快会失去能力，在大模型的逻辑和专门进行本质演思的思想工作者的出现上，对历史进行本质演思的理解将会拥有非常高速的效率，甚至于思想史的历史研究变成一种开放性研究，几乎不需要专门的历史研究的思想史研究者，只需要本质演思的更新就可以一键快速的更新历史，然后通过公众性的组织，如学院联盟、哲学学会的人员进行开放性的校正。

<sup>⑫</sup> 当然，这不是说任何存在者对自身的实现都是一个程度。而是说在绝对的共在世界内一切众生的绝对成就必须要共同的彻底实现。这里的“世界”是有时空含义的，如佛教佛陀正觉之后仍然不出于世，他已经居有了存有而在，作为存有之本现的存在是一既无时空又有时空的存在，在无时空他已然是涅槃寂静，但是在有时空中，即在世界中存在来看，他仍然施行着普遍的救度，大乘佛道的解脱高于小乘正在于这种出与不出的一体，即作为佛陀以诸法实相（理念、德性、本质知识）的究竟（全然知解）而证觉在纯粹的存在中，无时空来看，佛陀是涅槃寂静的解脱者，有时空来看，佛陀是菩萨道坚定的践行者。

同时,本质知识的演思代表着对生存结构的理解一定会要求思想工作者进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本质知识会很快的扩展到人文社科的各种方面带来属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学科大革新,在过去那种“道术天下裂”的,尤其被如胡塞尔和法国一些生命哲学批判的片面的“人类学”的思考<sup>⑬</sup>将成为过去式,一切学科都作为本质学科的方方面面,专门进行本质演思的哲学工作者可能消失,或者进入到百花齐放的各种本质学科的部分进行开放式的研究。

而当本质学科逐渐发展,它的变革就会很快的直接降临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对生活用品的设计会更加合理,更加考虑到“人学”的方方面面,现如今的工艺设计还显得比较杂乱没有系统,各家设计师风格可能迥异,因为设计经验和设计理念没有在本质学科上有统一把握。然后在政治设计上,理念之争会成为重点,而非现如今理念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背后的存,对理念的讨论会直接决定着政治的设计,这是在本质学科和工艺设计十分成熟后整个世界在本质知识系统下的高效反应,理念一旦更新整个世界就会很快的随之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世界上这样高效的政治设计也会逐渐取代大类的割裂和隔离,世界中的政治人的共在性会体现的更为明显,可以说这是通往至善的生命政治。世界作为政治世界,其生命力和机械性都会同时在这样本质科学的高效指导下不断增强,本质科学的秩序性会越来越无网不入的规训到生命的隐微之处。当然,任何一个此在也会在其高效的发展中越来越居有自身,越来越成其至善。

## 5. 结语

本文就对人工智能对世界变革所带来重要性为直观把握开始,以此进入到具体的对于人工智能对“人”的意义的追问,在这样的追问中开启一种对人的本质知识的把握,并针对性的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变革注重的共在性,将世界作为共在性的政治世界敞明出来,将人作为政治人的本质知识进行认识,以此发明出作为共在世界的政治世界的本质知识的构建导向,在对这个导向的认识基础上,进行人工智能的高效知识处理能力将带来的世界变革敞开出来,作为一种合理的畅想最后表述在文章中。

### 参考文献:

- [1] 马里翁. 情爱现象学[M]. 黄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6.
- [2]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36.
- [3]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8.
- [4]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71.
- [5] 海德格尔. 哲学论稿[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574.
- [6] 赵甲明. 克尔凯郭尔“个人”范畴的伦理和宗教意义[C]//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 “理性、信仰与宗教”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 363-369.
- [7] KIERKEGAARD S. Either/Or, Part One[M]. Hong H V, Hong E H, t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166-167.
- [8] 海德格尔. 尼采: 下卷[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927-928.
- [9]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石冲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33.

<sup>⑬</sup> 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生理学都对本质不演思的下定义。

#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Discourse from Ereignis: An Essential Inquiry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IN Hualing, CHEN Yizhou\*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It is intuitively evident that the capac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cess knowledge efficiently will bring about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to the world. Therefore, questioning such intuitive apprehension serves as a foundation for recognizing the natur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Such inquiry necessitates a return to essence—that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questioning—so as to reveal, 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the direct reasons underlying this transformation. This requires clarifying the most fundamental concept of being, gradually grasping the ontological structure of being-in-the-world, and then comprehending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being-in-the-world as it pertains to the transformation.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transformative capacity, the ontological structure grounded in power discourse must be elucidated. On this basis, the origin and directio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can be clearly discerned.

**Keyword:** political world; power discour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eignis; phenomenology